

北京大學講義

唯識述義第一冊

(前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梁漱溟 教授



500275/11

PDG

初版序言

這本書是我極不願極不願出版的，現在既爾出版不能不有幾句話說，却又因病不敢多用心。我久想作「孔家哲學」「唯識述義」兩書而以「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作個引子。我們說話多少要成一句話，夠一句識者審量的話，自己沒學問很自明白的，還不敢拿些舊古董冒充學問，混世誤人。現在既然來說話，來講舊古董，那麼先須說明我要說要講的主意所在，同他可說可講的所在，庶乎識者曉得我們以後所要講說的不是不成話的，不是迷惑人的，庶乎一般舊古董家不錯認我們以後所講話的是爲他幫腔而益堅其迷惑。因爲既要把舊古董拿到現在的世界上來，你不先打通一條路，那話何從說起呢？那東西就不能講的，既要把握現在的世界，引入舊古董裏去，你不先廓除舊弊積污，那話豈可隨便就說麼？那東西是萬不可講的，所以那引子的重要百倍於原書，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而沒作「孔家哲學」「唯識述義」倒可以的，絕不應作這兩個書，而沒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我自民國六年十月初到大學那一天就抱的個誓爲孔子釋迦打抱不平而來。（當時晤蔡先生陳先生就是這個話）中間節節爲事及別的筆墨擾礙，訖未作出一點東西來，去年暑假急急忙忙把「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作了兩章，乃開學增「唯識哲學」一科目又不

得不編唯識述義想着兼程并進，竟不成功，反弄得夜不能寐的症候，請了有一個月的假，到現在三個月沒好，還須覓地養息。自覺實無以對選修唯識的諸君，只好把這一點唯識述義的稿子印出來，大家拿着這個去看唯識的書也就不難看的。（因為平日只空口講）於是就弄成現在有本書無引子的局面，這真非我本意，想着細細作一篇序言，心思遲鈍到萬分，一天寫不上十幾個字來，沒有法子且把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導言錄在前邊，名曰「前錄」。這件本作得極不好，也沒說出什麼意思來，只好在此地說幾句簡單的話，請大家注意就是所希望的了。

一講佛學的諸君，要想這種「印度化」有什麼危險，沒有什麼毛病，沒有印度民族，所以到印度民族那個地步的是印度化的結果，你會留意麼？如上海劉仁航先生同好的佛學家都說佛化大興可以救濟現在之人心，可以使中國太平不亂，我敢告訴大家，使佛化大興中國之亂無已，且慢胡講者，且細細商量商量看！

一批評佛學的諸君，要想這種「印度化」是怎麼來的，他爲什麼如此所爲，要學者的，是要他老先生解決我們的疑難某項學，就去研究某項問題，解決某項疑難，我們平常人所懷着的意思，學者要完全看，在眼裏，我們自己說不出來的心意，都能替我們說。

出來而去批評我們指導我們這方纔算個批評若是絲毫不懂我們是怎麼一回事只憑極單簡的頭腦說些極淺稚的話與不學的人相罵這算批評麼直給學者丟臉也請且慢開口者！

一本來佛法並非哲學但既把佛法來作哲學講的諸君就要請你們當真把他講成個哲學不要拿他來冒充哲學你要想想哲學界裏有他立身的地方沒有先替他想想法子纔好講若像諸君那個講法便是自絕於哲學界之道！（參看本書第一章此不多說）

一有佛法之好尚的諸君我們很欽敬但願諸君求點真佛法且莫走入外道例如劉仁航先生蔣維喬先生都是好談佛法的但我看他們著作裏的話實在是醞乎其醞的外道思想望大家留意！

一本書注文裏對於時人講唯識的話已略有辨正之處此外未及辨正的還有容後幾章中再見又如馬夷初先生的莊子札記好以唯識講莊子我們也不敢贊成曾向馬先生而陳愚見本來章太炎先生齊物論釋的講法連他最相契的黃季剛先生就未敢承認適當（黃君對我言如此）但要我一一辨正工夫來不及好在馬先生原書把不懂唯識聲明在前學者自有斟酌的餘地了本來唯識這樣東西久已無人傳習而又特別費

解。誰。講。唯。識。不。是。亂。猜。入。手。你。猜。錯。了。我。來。辨。正。我。猜。錯。了。你。來。辨。正。很。不。算。什。麼。也。非。如。此。不。能。把。唯。識。學。尋。出。來。我。生。平。作。事。總。是。一。意。孤。行。從。不。與。人。商。量。無。論。讀。那。一。項。學。問。的。書。總。是。關。起。房。門。來。自。己。摸。索。一。生。亂。猜。不。知。說。錯。了。多。少。話。只。有。希。望。大。家。辨。正。所。以。我。不。以。辨。正。別。人。的。話。為。嫌。且。覺。得。不。能。不。如。此。附。紙。尾。聲。明。九。年。一。月。廿。三。日

漱溟誌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導言 自序——這個問題的現況——這個問題的實際——這個問題的解決將在何人

自序

我這個人生性孤拙，原不能在現在的學問界去講學問——現在的學問界不同東方式的學者可以閉戶自精閉戶著書的，但我心裏又不自覺的總愛關心種種問題，縈迴胸抱的思求他。自己很不願意輕率發言，而終久悶不住，不自禁的慨然有作——這也可以算西方式，因為西方式的學者畧有所見就自鳴一說，不尚深穩的。就現前這事而說，標出來的這個「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問題可謂絕重大的問題，而我并未曾讀過專講文化的書。近來歐美、日本人對這問題的論文著作聽說書報雜誌上很多，亦未去搜取，偶然遇見一二，恐尚不足百分之一。至於談到西方哲學界的趨勢，我也未能搜羅什麼新出的書，見聞真是陋的很，論理那有我發議論的地方，但我對這個問題却實在縈迴已久，大家未注意的時候，我早看到這個問題逼到眼前。直到現在當真逼來，急待取決，大家還是不顧，或敷衍搪塞過去便了。據我所見歐美、日本人、中國人論到這個問題的無一人能下解決。簡直說無人真了解「如何是西方化？」如何是東方化？」（本文有時以文化包哲學說有時單提出說此處包著說）即我所未見的，我也敢下一個非常的武斷。歐美、人其號稱通東方學的尚在隔膜的很，大約限於機會不見得能了解東方化，所以不能下解決。日本人雖然是東方人，但據所已知的而推他，一樣的不解東方化，雖或頗領納西方化，但亦只片面的了解，因此也不見得可以解決這個問題。至於中國人在兩文化的爭戰中，大多數都尚不了解西方化，少數了解的也只片面，又都於東方化主腦的

佛化孔化雖是自家故物也還不了解，無人能下解決似乎可以放言的。問題如此的重大迫切，而應付問題的人都如此不濟事，我這不能在現在學問界裏發言的人且姑妄言之了。

這個問題的現況

這個問題自是世界的問題，歐美人、日本人、中國人都當研究解決的。而直逼得刀臨頭頂，火灼肌膚，呼吸之間就要身喪命傾的，却獨在中國人。因為現在並不是兩文化對壘的激戰，實實在在是東方化存亡的問題。現在的世界，東方化不是已經臨到絕地了麼？形勢如此，是用不著諱言的。請放眼一看，世界上那一塊不是西方化的領土。凡棄用東方化的國民若日本暹羅印度安南緬甸高麗之類，不是改從西方化，便為西方化所強據。改了可以圖存，不改良就覆亡。東方化的唯一根據地的中國數十年來為這種大潮流所衝動，一天比一天緊迫，到現在已經撞進門來，而這為東方化浸潤最深的國民，不同凡衆，要他領納西方化大是不易。逼得急了，只肯截取一二，總不肯整個的承受。起初的時候驚於火砲鐵甲之利，聲光化電之妙，想着不得不學他的。大約咸豐末同治初以訖光緒二十幾年都是這個思想。大家試去檢看那個時候的名臣奏議，通人著述，書院文課，試場闈墨，及一切號為時務書的無非是此。所以曾文正李文忠的太施設就是上海製造局馬尾的船廠，北洋的海軍，以為西洋所長中國所短不過言些東西而已，但把他學來便了。曾不曉得這些東西有他的來歷（西方化）不是可以截蔓摘果就挪到自家裏來的，而實與自家遺傳的教化（東方化）大有衝突之點，輕輕一改，已經失了故步。到甲午海軍覆沒，始又種下觀念變更的動機。慢慢覺悟得問題所爭尚不在此。把眼光挪到學術教育種種實業與政治制度上去，而尤歸本政治制度之改革，較前可以算得一大進步。大

約光緒二十年以後到宣統末年民國初年都是這個思想。所以當時最盛的就是興學論、立憲論與革命論，而所有的大成績無過於廢科舉、辦學堂、日本留學師範法政之盈千累萬、宣詔預備立憲、設資政院、諮議局、二十二省代表請開國會與辛亥的革命成功。在大家心目中都以為但能如其所求，便不難接武日本抗躋歐美會不留意這種制度（代議制度民主制度）是什麼樣精神產生的，與這東方化夙養的國民是何等的鑿柄不入，並且不待遠求就是他們那立憲家革命家的頭腦，試去解剖他仍舊什九東方式并未領會到西方化是什麼東西（這種實例極多容後細論）八年以來關得天翻地覆，乃看出這種活剝生吞的改革的無功，又且貽禍而後曉得既不是什麼堅甲利兵的問題，也不是什麼政治制度的問題，實實在在是兩文化根本不同的問題。方始有人注意到改革思想，把西方化為根本的引入，這是最近一二年的新傾向。差不多六十年工夫才漸漸尋到這個根本上來，把六十年支節節的問題一齊揭過，直向咽喉處著刀逼問到東方化的應存應廢。若以往事相例，六十年間西方化對於東方化已經是節節進節節斬伐，到現在豈不是就要絕其根株了麼？這種形勢明明逼來，我們真無從閃避，要趕快謀應付之方。

一、倘然東方化與西方化果真不並立又無可通，到今日是要絕根株了，那我們須要自覺的如何澈底的改革，趕快應付上去不要與東方化同歸於盡。

二、倘然東方化為西方化的壓迫不必慮，東方化却要翻身的那與今日的局面如何求其通，也須有真實的解決積極的作去，不要作夢發呆卒致傾覆。

三倘然東方化與西方化果有調和融通之道，那也一定不是現在這種「參用西法」可以算數的，須要赶快有個清楚明白的解決，好打開一條活路。

總而言之，這種險惡的形勢想要模模糊糊混過去，是斷乎不行。乃不料逼到眼前的難關，大家竟自無人看見，偶然有人談到，總模模糊糊過去便了。上邊的三條道會無人敢下決斷，決斷的中理不中理更無從說起了。古語說的「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真有那種情景。就論到什麼知識階級也大多數都是身在兩文化的交戰中，而心目中全無這個問題，或是若有若無，置之不問，這種人知覺太鈍，所以無所感觸。其次便是能感覺西方化的壓迫而表示反對的，這所謂舊派，為數也不少，甚至於為東方化盲目的積極發揮的也有，便很希見。這統是數千年舊化的潛勢力，他們并非能看到這東西化的問題，而去作解答，不過一種反射運動罷了。又其次便是能感覺西方化的美點而力謀推行的，這所謂新派，為數不多，自是被世界西方化的潮流所鼓動。這般人在我看去有似受了藥力的興奮，也并非看到這東西化的問題，有一番解決而後出之的。本來六十年的革新家都是不了解兩文化就作主張的，他那動作好似機械的，沒有自覺的，直到現在也未能有勝於前，而那舊派自然更是盲動，兩派亂撞起來，互相激宕，上那裏去覓解決！數十年來混戰不已，才弄得水深火熱，糜爛不堪，非等到由盲動入了自覺，留意到東西文化問題不能少解，非等到東西文化問題有個解決，豁開一條道路，不能有向上的生機。獨歎無人留意到此，可為奈何！我所看見的只有我朋友李守常對於這個題目曾畧用一番心，就是他所作的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現在我把他附在我的書後，他也是論而不斷，不過猜

度着將來結果然必是兩文化的調和。至於兩文化如何調和他不能說。似乎事業太大，俟諸未來的樣子。對於今日中國的國民，只勉勵大家竭力容受西洋動的文明以救濟靜的文明之窮。如此看來，他仍舊不認得題目，他把逼到眼前的題目看作未來的事業，而應付這險惡形勢的仍舊是空空洞洞的一句泛常話。以外研究這個問題的論文似乎還沒有，或者我耳目不過也未可知。我想我們要處理我們的生活，解決現實的問題，知識階級去研究而解決的，固然不能立時指導國民的趨向，但是知識階級對於問題若沒有個解決，那國民一定是無所措手足而亂投手足了！那就危險得很。李君於此說得頗好：

苟。不。將。靜。止。的。精。神。根。本。的。掃。蕩。或。將。物。質。的。生。活。一。切。屏。絕。長。此。沈。延。在。此。矛。盾。現。象。中。以。為。生。活。其。結。果。必。蹈。於。自。殺。蓋。以。半。死。不。活。之。人。駕。飛。行。艇。使。發。昏。帶。醉。之。徒。御。摩。托。車。人。固。死。於。艇。車。之。下。艇。車。亦。毀。於。其。人。之。手。以。英。雄。政。治。賢。人。政。治。之。理。想。施。行。民。主。政。治。以。肅。靜。無。譁。唯。諾。一。致。之。心。理。希。望。代。議。政。治。以。萬。世。一。糸。一。成。不。變。之。觀。念。運。用。自。由。憲。法。其。國。之。政。治。固。以。杌。隉。不。寧。此。種。政。治。之。妙。用。亦。必。毀。於。若。而。國。中。總。之。守。靜。的。態。度。持。靜。的。觀。念。以。臨。動。的。生。活。必。至。人。身。與。器。物。國。家。與。制。度。都。歸。於。粉。碎。世。間。最。可。怖。之。事。莫。過。於。斯。矣。

我們作東方化的生活好幾千年了，現在引進許多的西方的生活樣法，却又於東方化沒個解決，簡直無處措手，而生活這件事又不是可以暫擱一旁的，便胡亂的生活去，聽著「都歸粉碎」這并非故作危詞，你看現在立憲制度在那裏？中國國家有命幾何？所以我說這個問題於中國國民最急迫，呼吸之間就要身喪命傾的。

這個問題的
實際

唯識述義 前錄

六

現在的世界東方化不是已經臨到絕地了麼？形勢如此，是用不着諱言的，却無人爽快快的說這句話。即如李君說東洋文明的短處大約有數端，頭一端便是「厭世的人生觀不適於宇宙進化之理」已把印度化一筆勾銷。又說須要把靜止的精神根本掃蕩，而李君所以詮釋東方文明的就是「靜的文明」四字，那麼與根本掃蕩東方文明何異？李君却還要說「東西文明互有短長不宜妄為軒輊」豈不太客套了麼？現在的新思想家雖不像李君這樣的謙和，也都不吐露東方化就要滅絕的一句話。然而你看他的議論那一點不是東方化要滅絕的意嚮呢？這種意嚮是他比從前的時務家維新家的長處。從前維新家的頭腦是中西合璧的，是矛盾不通的，東方化就容留下了。現在新思想家很能領會西方化——這也因為問題漸漸問到文化的原故——他的主張要一貫的，要澈底的，那裏能容東方化呢？所以西化輸入多少年都沒人主張孔化的應廢，到陳君獨秀才大聲的說道：

倘吾人以中國之法，孔子之道足以組織吾之國家支配吾之社會，使適於今日世界之生存，則凡十餘年來之變法維新流血革命設國會改法律及一切新政治新教育無一非多事，應悉廢罷。萬一欲建設新國家新社會，則對於此新國家新社會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澈底之覺悟勇猛之決心，否則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東方化的兩大文化一是印度化一是中國化，此外無可數的。試問印度化是在現在的世界行得去的麼？中國化是可以推行於現在世界的麼？倘若這兩種東西定絕於世界，那東方化不是絕了是什麼？或說東方化的政治制度及社會一面的種種東西同其物質生活今世已不能適用是要廢絕的，至於講到精神一面是他的長處不致同廢。這個

話是大多數人心裏有的，我要反問一句：現在不是已經由物質生活政治制度的問題看到根本的文化問題了麼？現在的爭點不是在根本的思想麼？更明白的說，不就是哲學的問題麼？現在不是要改革思想更新哲學麼？反例說他講到神精生活一面又可以不廢呢？並且我們試看現在的哲學界的形勢，印度化的根本的印度哲學中國化的根本的中國哲學能擠上去爭個地位麼？恐怕沒有餘地以着此君呢！胡君適之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說：

世界上的哲學大概可分爲東西兩支。東支又分印度中國兩系。西支也分希臘猶太兩系。初起的時候，這四系都可算獨立發生的。到漢以後猶太系加入希臘系成了歐洲中古的哲學。印度系加入中國系成了中國中古的哲學。到了近代印度系的勢力漸衰，儒家復起，遂產生了中國近世的哲學。歷宋元明清直到如今，歐洲思想漸漸脫離猶太系的勢力遂產生了歐洲的近古哲學。到了今日這兩大支的哲學互相接觸互相影響，五十年後一百年後成竟能發生一種世界的哲學也未可知。

胡君這個話說的何等堂皇，與李君的「東西文明未可軒輊」正是一樣的好聽。然而我們去翻他書後邊所講的中國哲學如老子的孔子的墨子的莊子的……倘然像他所講的那個樣子，除了供現代的大哲把玩解悶以外，可有這兩大支哲學互相接觸互相影響發生一種「世界哲學」的價值，身分勢力麼？胡君的中世史近世史還未編出，他於印度系哲學宋明哲學怎樣講法我們固然不得而知，然而他的論調我畧聞一二的，從他的論調推去，幾乎要疑這互相影響發生世界哲學的話是故相揶揄呢！大家都說現在的新思想家於固有的文化太不留餘地，其實我看是格外

優容了。還有一層。大家要特別注意。看清楚。比上邊所說的話。都要緊的。就是東方化。東方哲學。是一成不變的。歷久如一的。所有幾千年後的文化。還是幾千年前的文化。所有幾千年後的哲學。還是幾千年前的哲學。一切。今人。所有。都是古人之遺。一切。後人所作。都是古人之餘。你要問我。東方化。我舉出。答你的。但不。不是。十九。二十世紀的。東西。並不是。十六。七。八世紀的。東西。實實是。西歷紀元以前的。東西。如於。印度。舉。佛陀。於。中國。舉。孔子。離開。這。古化。別。無。東方化。然則。東方化。就是。個。古化。西方化。便。不。然。思想。逐日的。翻新。文化。隨。世。開。創。你要。問。我。西方化。我。不。但。不。能。拿。千。年。來。的。東西。作。答。並。不。能。拿。十八。九。世紀的。東西。作。答。直。須。把。去。年。今。年。的。東西。告。訴。你。才。可。離。了。這。今。化。不。算。西方化。然則。西方化。就。是。個。今。化。如此。說。來。東。西。文化。實。在。就。是。古。今。文化。不。能。看。作。一。東。一。西。平。列。的。如果。你。說。東方化。在。今日。的。世界。還。是。不。廢。的。那。就。是。承。認。古化。能。行。於。今。能。行。於。未。來。因。為。今日。的。世界。已。經。孕。藏。著。未。來。的。世界。天。天。往。未。來。那。邊。去。發。長。古化。倘。然。能。行。於。今。那。就。是。不。違。逆。這。種。發。長。的。方向。或。叫。作。潮。流。現。在。既。不。違。逆。這。種。發。長。的。方向。自然。未。來。是。行。得。通。的。了。但是。你。能。承。認。古化。能。行。於。今。行。於。未。來。麼。你。倘。然。是。不。承。認。的。或。是。不。敢。承。認。那。你。就。可。以。直。截。了。當。斷。言。東。方。化。的。必。廢。必。絕。不。用。吞。吞。吐。吐。糝。糝。糊。糊。

我上邊全都是說從世界大勢看去。東方化是要廢絕的。那麼我這東西文化問題就此已經解決了麼？還沒有。我不過指示大家。請大家認明這個問題的真際。所謂東西文化問題的不是討論什麼東西文化的異同優劣。是問在這西方化的世界已經臨到絕地的東方化。究竟廢絕不廢絕呢？但是所謂不廢絕。不是像現在的東方化在西方化的太陽沒

這個問題解 決將在何人

有。曬。到。的。幽。闇。所。在。去。偷。生。可。以。算。作。不。廢。絕。的。須。要。從。臨。絕。處。萌。生。機。從。新。發。展。方。可。所。以。這。東。方。化。廢。絕。不。廢。絕。問。題。的。真。際。就。是。問。東。方。化。能。復。興。不。能。復。興。能。像。西。方。化。發。展。到。世。界。上。去。不。能。一。種。文。化。總。有。他。那。一。種。的。思。想。作。前。驅。纔。見。諸。事。實。東。方。化。不。知。道。能。復。興。不。能。如。果。能。復。興。自。然。得。要。東。方。哲。學。去。復。興。他。然。則。這。東。西。文。化。問。題。推。得。後。來。就。要。問。東。方。哲。學。能。復。興。不。能。大。家。須。要。把。問。題。看。真。切。不。要。亂。發。無。當。的。議。論。

其次有些相連的事我也附說幾句在此。就是李君的文內叙及美德加父的演說「中國於人類進步已嘗有偉大之貢獻……今猶能捲土重來以爲第二次之大貢獻於世界之進步乎。世間固尙未有一國民能於世界之進步爲第二次偉大之貢獻者。」又加潘特「文明之起源及其救濟」的文中「指陳曾經極盛時代民族中文明疾病之路徑。謂此等文明之疾病大抵皆有其相同之預兆時期。寢假而達於最高之度。寢假而貽其民族以永世削弱之運焉。世界史中尙未見有回春復活之民族重爲世界之強國也。」李君對以極承認中國民族今後之問題實爲復活與否之問題。而「深信中國民族可以復活。可以於世界的文明爲第二次之大貢獻。」記得黃君鄂著的歐戰之教訓與中國之將來說：「世界文明發達最早者莫如吾國。今日世界列強既公認文明爲一種勢力之代表。則最初勢力之出動實爲吾國。唯當時航海之術未昌。故其出動方向不向東而向西。自張騫班超通西域。吾國秦漢以前之文明遂越帕米爾高原以西。造紙術。印刷術。指南針均於該時流入歐洲。自成吉思汗席卷歐陸。吾國秦漢以後之文明如火藥如鳥槍等利器又流入歐洲。歐洲歷史最初有希臘雅典之富強。其次有羅馬之強盛。再其次則有西班牙常勝軍之出現。蓋其力皆

逐步西進也。同時此勢力延及西北以促荷蘭之海外發展，而拿門豆人種亦於此時越海以達英倫。其後英國以新舊教徒之衝突，新教徒不勝舊教徒之壓迫相率渡大西洋上陸於北美之鮑斯頓而自闢新天地。至糖茶兩稅之問題起於是華盛頓遂抗英而獨立。然其初不過密西西批河以東十三洲而已。嗣後逐漸西進，不數十年竟達太平洋岸之舊金山復又合併檀香山，佔領菲律賓。在此時期中更派配魯提督（按事在一八五四年）又朝鮮之開放亦出於美人事。在一八八二年）率艦砲擊浦賀港以求開國通商，而日本鎖國政策之迷夢為其喚醒。從此發憤圖雄，三十年維新之功，國力遂漸膨脹。欲西進以窺朝鮮，釀成甲午中日之役。其時吾國午睡正酣，受此一挫遂亦力求自振，禁煙足，戒鴉片，廢八股，編練新軍，考察憲政。今雖風雨飄搖國基未固，而數千年前出動之一勢力已繞地球而歸還故鄉。第一週之運動已終第二週之運動必然開始。果爾，則吾國中興之運其至矣。……蓋戰後之中國非中興即絕滅二途而已矣。」

新近美國杜威博士在北京的演說也說，「現在東方舊文化帶些新文化回到老家，所以二十世紀可以算是文化繞地球旅行一週的時候。現在文化的新問題不是往前走去環繞地球的問題，是東西文化怎樣互相關接怎樣互相影響的問題。」李君文後翻譯的日本北聆吉教授所作「論東西文化之融合」也說東西文化融和之必要，而以爲具備成就這樁事業資格的在歐爲德國國民在亞爲日本國民。他說「世間固有之文化大抵因其民族之特質與其被置之境遇多少皆有所偏局。必有民族焉，於是等文化不認其中之一爲絕對，而悉攝容之與以一定之位置與關係，始具產出新文化之資格。若爾民族於歐則有德意志，於亞則有日本。德人之天才不能在別創新文化之要素，而在能綜

合從來一切之文化的要素，日本人之天才亦正在此處。」這幾家的話裏邊約有幾個問題：

- 一、現在是不是東西文化互相影響彼此融合的問題？
- 二、這樁文化融合的事業將成就於那個民族？
- 三、今後的中國民族是不是復活的問題？
- 四、這中國民族的復活是否可望？

在第一個問題幾家的意嚮都傾嚮在融合論。然而我細看他們對於東方化的講法，我總尋不著他們以什麼見地。把東方化抬到與西方化互相影響彼此融合的地位與那融合之道在那裏？我并且武斷，假使我當面請問他們，他們除了幾句空空洞洞的話外，也沒得可說。所以現在是不是東西文化融合的問題未必這樣容易的出口，這個問題屬在本書的大問題內此處且不必談。第二個問題在大家的意嚮不一，有不專屬望一個民族，以為在世界大衆的，有以為在中國國民的，有以為在德國國民與日本國民的。這本來不必去研究，不過我臆度著應當在中國國民，並不是說什麼天才獨勝，大凡一個問題的解決總在那急須解決的人，因為一切事情都是應於要求纔成的，不可不知這東西化的問題。雖是世界的問題，我已說過實在專成了東方化興亡的問題，直向著東方人逼討個解決之道，西方並沒有這樣的需要，那們這樁事是應當成於東方人而不在西方了。東方人裏邊為文化發源地的有中國人同印度人，此外便是善於摹取文化的日本人，其餘大約無可數。現在的印度以東化國民受統治於西化國民，兩化相接十分緊湊，應

當生出一種解決。只是事實上有種種缺憾不能成功。頭一樣是印度化與西方化太相違遠了，無法覓解決。第二樣是佛化在印度差不多已絕，所餘的印度化都沒有很高價值。第三樣是印度沒有孔化，這樣東西第二、第三合說就是印度。現在竟沒有東方化可說，拿什麼去解決？三樣之中有一樣便不能說到融合東西化，何況三樣俱備呢？還有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這個問題在印度國民差不多是不解決之解決，沒有那迫切的要求。了一個民族因圖他的生活纔有文化，假使他這民族已受統治於別的一個民族，差不多「圖他的生活」。這樁事由別人代謀了，他自己的文化適不適全然不覺，知得那裏還有應於要求而產生的文化呢？可惜我不及到印度去看看，我想他們一定是受西化的受西化，守舊化的守舊化，盡可各行其是，兩不相干，所以至今不聞有於東西思想開一條道路的哲學出來，將來怕也是無望的。至於日本人誠如北聆吉氏所說性質無所偏局，却有採用兩方文化的才能，但是我們所為致疑的就是在此。他以東化國民採用西化而不感受兩文化的衝突，不須待什麼調和融通已經在那裏兩化并用，是不是天資淺薄於兩文化都未領會到呢？不感受兩文化衝突的痛苦，不須待什麼調和融通已經兩化并用，他還有所謂應於要求而解決的事業麼？你看我們所謂被逼無路的他，竟同局外人了！呢！幾十年沒成就的而誇說後此可以成就，我不甚相信。（此處對於日本的批評須參看後面論東方化處方更明白）現在偏偏留得一個中國國民，既沒有像日本那樣善於摹取別家文化，登了日進無疆之途，東西化問題竟成了不急之務，又不像印度那樣統治於西化國民之下，成了不解決之解決，却要他自己去應付這危險迫切的形勢，去圖他的生活，我想但使中國民族不致絕亡，他一定會對於這新化故